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七

表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疏

修省疏

書牘

報蔡敬夫大參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又
又
又
與譚素臣兄弟
與七稚恭兄弟
寄叔弟佺

又

與張太學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仲良

徐乾之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與蔡敬夫

又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又
與高孩之觀察
與弟忯
答同年尹孔昭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表一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邊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曰已安已治　睿識出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本知人則否聖

倘質無俳氣

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妨于商榷。雖問而必對。僅言其所知。臣大夏臣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脈人才之計。鳩民訓武。則有司存。論士辯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寧辭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事。敷陳前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詢于密勿。好問好察。似難泛及于卑疏。未有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而談內閣。猜嫌盡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敬日躋。亶聰天縱。出英明於渾

厚之外寓　廣大于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盈虛談皆上口宮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　留心于國計民心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意于用人行政定午朝專對之規如此虛懷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　主聖臣愚　清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慎期一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畫一語及軍民失所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二月絲而五月穀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北苦操頃者臣言曾及第望治亦難太速即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今

惟期以實心而行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治人苟無倦而有恒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敢爲尚位之謀乃又蒙　諭閣臣健長于計事疎于與人蓋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之量兼爲執友且知非憒憒之衷意者大臣以薦士爲忠寧過取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恐　上能得之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時有即健不負乎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咎則誰歸雖其心本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其識有

[illegible]借跌[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妙

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眞究且爲小人所用在宰相無心之誤不必顯然非主上先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皤皤元輔本老成持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　聖慮矧乃碌碌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佐時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于　盛治敢不進思補過宣德達情仰惟　宸意淵微有所對尚有所未對退覺愚衷感觸得所言更得所未言不敢以告于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賢似不得已其愼其難務除煬竈之奸以廣合宮之

聽庶大臣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通人安遠人悅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寓龜采于質實之中融論議于排偶之內渾穆無痕表中亦云能手

○○○修省疏

具官臣某一本爲　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　聖明亟爲修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眚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灾灾之不常有者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于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　皇上纘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月暈告矣

與解刺心

病顯能悟主

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頤之言論論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于京師而于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于邊疆而其源始于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于四方而于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于京師而其流必及于四方可知也雖然自　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疊出蓋有不止于今日所告者修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灾異之事

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修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于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于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啻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　神祖所習、、、

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　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于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于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修明賞罰內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水火之形若何防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衮缺無多不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後集

更警策

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怍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　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負乘留臺而代庖秩宗修省固有同責灾祥尤得與聞謹效瑱規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至

簡切讀之却最能警心

告君之詞甚懼其支引天官五行支離其應不若是之醒且切也

吏事原非俗

○○○報蔡敬夫太參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令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
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
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
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
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
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其
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別成一景
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悟淵淨者膽決

靜致遠進
觀退速

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眞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是下根人所爲某以爲學術經濟識者于此可以潛窺其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于某眞所謂十倍曹丕蕭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爲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一片豪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且其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之。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遠餉。不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宣建祠。非公不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補却。辱矣辱矣。

寫情事處。心膽俱張。

只知簿書法令非粗。便是有心世道人物。彼厭薄者。實是不能詭脫耳。

非尋常山人矣

說得婆婆委委出事極得人情

○○○與徐惟德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字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詞旨哀婉石人亦動

嘿嘿兒女語。入耳自心憐。

文固自有所宜

留餘宿緣以作人愚正乃妙處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于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于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篇中議論極得文訣○更得先生作文訣婉而有蘊○正先生之文也○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誌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黙補劇法如此運筆黙可無息劇可無補英布鄭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可不謂不忠于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容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

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創創則不成絲理語有發憤犯忌者衆怨衆怒弟任之不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試讀太易誌銘可知其言之非誇

○○○又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恐未必無下且容者

又

輕詆今人皆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輕詆終是薄道不若擇其可者法之

一片機鋒無窮感慨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搖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聲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含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玲人間最不得意之事

成敗論人一憑俗眼男兒自信豈逐悲涼

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客戚故不惜語太有含蓋剌剌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悲堪泣鬼憤可遏雲

生太易諸生不可罷尚可有爲也四語悲憤疊出

吾評詩者

平心之論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眞初盛者而有眞中晚眞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着眼大

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譽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捩窓竅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訊徃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壽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跡聞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矯予靳坳

說中郎不得已獎進之則進之之詩自可知矣

凡詩文之運自有必轉轉于明者之開先必壞于和者之習响蓋一則奇衆則厭勢固然也故善變者方爲功臣

非有識力者不能非具虛懷亦不能相賞

語亦能自抒胸臆不襲前人

○○寄叔弟悰

得弟寄詩與茂之喜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于我奇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劒未知何究竟從古應慕人豈盡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關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眞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于此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

弟于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沒途逕甚多萬遜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于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失前于譯二札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服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龔進教導可云委至

所以當細讀古人詩

先生語殊切入心胸恨不一遇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眞無味何時得致一命于父親永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相勗皆至言良由至情出

說着文人痛癢

語有鋒鍔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奇語

自是閒當爲妙

凡人名位不彰經濟不展恃有文字稍留一班原

不可令之湮沒。其責後死者良是。

往時入蜀者道荆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

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想具絞指腸故語能轉折如此。

○答馬時良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痛餘祗念及山水友朋之緣當不惜以餘生殉之矣人固自有所重

樂事便不足相夸

○○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扎中兄得無驚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忍[illegible]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簡語自有翛然神氣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末亦有韻而眞。

一語無窮意味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一札及小詩奉答寄託茂之兄郵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沈也譚郎友夏楚之才子也比于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嘆可笑

寸楮中具帶空靈之氣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千里而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處自不必言也○

片語足人一餉思維○

一翻一收神情俱遠

儘消得

與蔡敬天

向公觀楚而苦其與某遠也今茲遠矣向某猶得數四與公書扎詩篇往還而苦其相通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扎詩篇而公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想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既遲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淪墮每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與諱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

如是可以銷間

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于世者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詩其人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豎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復寄意刪著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着後着所謂易地皆然耳

善讀書人每能道讀書之樂選書之肯

是真選詩者良足樂矣

[illegible]人口吻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不能自西陵遊後斷手于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古人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為古人請命也此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言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惺真不當妄作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詩文與白業不當

扯破此輩護身符

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實與不實。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山林去詩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夫詩何以曰歸。歸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于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惺詩文尚無所歸。況白業乎。仕宦言歸。世以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着亦未能便了。惺無

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着。恐終當屬詩文。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孤行其意。有聽命之古人。無衡命之今人。南面百城。無以逾此。公應自知之。自快之。

皮膚之學

欲去平入奇
莫易入此窠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亦自深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爲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

張大如其能作此論

詩歸一書實可開世長夜

之外此語似是最能蠱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于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實千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悲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點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不襲尋常實原定力

丈夫會應有識者豈向竿牘中作活

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絕無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想公所云云、決不指此耳、恨詩砭一卷未成、不能錄與公正之、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裁鑑精當、至致書當事薦引譚生、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此古心古道、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于此、與

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入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時運變遷文人亦隨而衰旺創法之日即其開弊之日相沿漸失其本初倡者亦何如和者哉不得已而託詩歸以救世恐世變終亦非詩歸所能定也然亦足爲章程矣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倫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其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蓋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于邸者三視壽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其驟謁先生于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事君子有數有緣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突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

人而接引後進有甚于某輩之欲通乎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于邸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極尋常通候說來極不落寞

此事未敢相讓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孰有如恭者而一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妬也往時一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割鷄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蓋平生精力

不朽事業

固快事也如造化之妬何

十九盡于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于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取其事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于他念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

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念之。念之。可與吾弟恮同看之。

文章經濟。盡以一身兼之。眞可以樂死。但先生止討得前一段事業。良可惜也。

名成後多累

不自是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其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

絕無回[illegible]

易見者其味必淡

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于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深厚二字實是詩訣覓解人固自難耳

○○○與高孩之觀察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至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絶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

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于痕則未可强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而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總之厚不以使事擘積爲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脫爲工。則厚。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而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總之厚不以使事壅積爲高則靈靈不以尖倩跳脫爲工則厚○

恐英雄各有不相下之氣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自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畢竟見蚤則領益蚤特爲無可益不求益者下轉語耳

不容言之爲

能此便可横

詩壇

詎人解此

可潜身

安樂窩

能寄託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織幻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韻當練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

人。畫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長吟短諷。直勝持螯把酒。況擁案牘而對饑寒瘡痏之百姓乎。南面百城可不相易也。先生善尋樂處。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告○眞是當頭一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一業○何時與兄參之○

機鋒不僅在犀利○固有取于無烟火○徐夫人七首原不在大○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八

書牘

與陸開仲

與袁滄孺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與熊極峰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

與林少巖
寄答王半虛
復陳鏡清
答韓晉之
答袁未央
答譚友夏

說

畫龍說
夏柳說

辨
李長吉詩辨
雜著
書放鹿事
紀夢
引
放言小引
黔録小刻小引
江夏紀事小引

鄭季卿採木行引
題跋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
再題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摹刻吳越雜志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黟公廬山結社卷

觴政
題血書法華經
家画跋
自跋茶訊詩卷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泰閱

○○與陸開仲掌科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一堂二十餘年未覩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生此剏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

諫者可不惜身國家則不可不惜之

是閣臣所以宜引者

聞之弟于道長曾未識面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于時事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爲今之時惟有閣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躭躭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反重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後必曉譬臺省止其

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此使言官待救于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于消邪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觀其識力意氣豈是一文士人之云亡良有深慨

今遼餉兵餉日有增加應緣鹽屯之敝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灾眚。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逋。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覩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救。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具。萬萬無利于國。與利于

說至不利于官是以四之矣

民而又且萬萬不利于官其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冀翁濯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覩其全即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

救敝之政宜以漸

一片遲心大力可紹妄語罪過

病者得瘳之分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其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細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共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

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中楚之鹽價旦晚貴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

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即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待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或亦太久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于所謂省城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覩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

萬心亦何厭之有

得尺則尺絕是救時之論

以謝楚民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囫圇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爲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狥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

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捄壞之說眞屬空言文具眞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如此耳幸勿罪而笑之

期以肩仔望以融通實揣摩于任事者一段苦心痛癢而爲說捉筆時亦大有苦心

予嘗論人弁一官亦易耳第人盡弁之國事將置之何地則事有任無讓方是守官之人國家方收官之益耳論極得

詭而傲恰似阿瞞之抵掌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嘆彌日何足下高于視衡而淺于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于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嘗笑而哀憐之

極肖口角

才士薄祿。一至于是。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甚重。豈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耻之。値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縴縼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似可以解

或亦老瞞之心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鬬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于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于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于衡卽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于孤孤所殺不啻有十百倍于衡者乎小儒愚子爲之咨嗟釋憾于孤而有識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

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謂伏而處于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于衡迨其歸命之後巽懦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于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遺之于足下此其高于視衡而淺于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

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殷者數矣。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候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裝塗花面摘取橫罔直是其自陳時文與漁陽三撾可以並讀

正平亦是自殺其軀。不得盡尤曹操。即與出脫何妨。此則又爲摸索。以甚人惡人恨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基局之變不見不聞即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時猶一切以丙辰前情理望之及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一年所而始知之迨其知之而局又變矣甚矣弟之闇且鈍也徐從籠中檢台兄去歲兩番回札與諸公同至者視與丙辰前相與情理未嘗少變微獨弟即于弟之好友若鄒若魏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世局自變而台兄

亦是自討便宜不恕亦且如何

嘻笑怒罵

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于以觀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謂交情二字只可于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以之責人若仕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刻即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之未盡善大半生于不讀書弟向欲作二十一史詳略附于各史簡末檃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訖于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九卷左國至史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速覽之因郭振老之還奉寄合虛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于京口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不盡欲言

自責不可不嚴責人不可不寬功名富貴不可得又何至取友人而失之雖然利害不足相依結交

時也應自咎其憎憎也。念至此。千人又何尤。極忠厚亦極狠毒。

○○與王以明

乙卯閒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語了之今稍知于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年交遊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不敬从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于詩文忘却生死今承屢教寄示近

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諸種甘露之灌自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胎骨換盡蓋以明于二事爲一故兩得之弟視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覽小修匆匆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便于何處了無生恐又添出許多葛藤不如詩文之足以消日也語中未必爲先生本志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省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省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于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于其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眞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眞以詩歸見處則此一書將藉此一語

口實以傳某以一官狥此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于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詩歸以發古人之覆乃至忤今人之心耶固應有此排調

以此作葉絕
[illegible]馬牛

○○○與林少嚴座主

去歲聞三郎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慥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于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慥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

神豈不添一累耶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于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嫌生之路老師近不能衍之于元履而遽能得之于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于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用

又間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灾有操相人術者云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眞獨行其意者

○○ 寄荅王半庵中丞

不孝惺下劣疏賤之人也○素無根柢之容○台臺屢勤先施○去冬惺方爲先人敦喪事○忽接手書○重以大集贈言奬借○草土之中○捧讀欽企○書中三歎○若有感于詩亡雅降之故者○惺嘗謂文章小道○壯夫比之雕虫○所云關係世運汙隆○治道盛衰○或文人標榜護身之言○而前輩巨公偉人○其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接引領納○如恐不及○往古無論○若近時李長沙之于崔李○嘉靖七子○一時賢貴人○以不識其面○不得其文爲羞○

不加妬正不加重處

含風咀雅自是治世之徵

此是清明之淵感召

當時民物康阜明良喜起亦成太平之象邇來士處宦途與在山中人但問其何官與我何交而已文章一道不加重亦不加妬若世界中原無此一事者夫物聚于好風尚所薄造化亦將收之漸就衰歇無足怪者然今之治象視昔何如哉惺觀昔之趨向愈雅而政治日以休明世日以治而其人未必不作高官今之氣分愈俗而職務日以廢墜世日以亂而其人未必盡登膴仕乃知前輩虛懷曠識急急于一篇之妙一士之長而惟恐其失者固不止爲憐才噉名而

惜才者不僅才受其益

已也台臺固一代巨公偉人也道德節義事功聲名豈專以文章領袖一世然台臺有其全而士各持其一以求合于台臺士即不敢持其二以求合猶必廣搜而節取之雖不肖如愷猶倦倦下交之不已者適足以明台臺之大之高之厚而已去歲欲作報而無由達舍親胡方伯之來愷適他出偶遇商河令王之賢不孝乙卯黔中所取士也遣使相候謹賦小詩一律拙集一部家傳二冊不敢謂酧來美聊以盡請益之念而已內泰山一記諸詩闕里碑紀及詩其拙集

中。如有可采擇者。倘因修志之便。乞附于中。以不虛登臨瞻仰之意。非所敢望也。臨楮曷勝惶悚翹佇之至。

今日悉謂制科中無人物。予不謂然。又謂詩文無濟于事。予亦不謂然。就中除却迂泥浮薄兩種人。未有不能爲國任事。道德節義。事功聲名。何嘗分而爲二哉。自人二之。置才人于無用。遂令湮沒而反誣其無可用。惜也。試看長沙七子。豈無建竪哉。況更有勝于長沙七子者。

此則未可讓人

憐才樂善竟有合志

○○○復陳鏡清

惺啓孟誕先不孝之石交也不孝之知有先生詩及其人誕先之所爲也知其詩其人而心賞口嘆不能已者非誕先之所爲也非惟不繇誕先亦不繇友夏非惟不孝不繇誕先友夏即蔡開府之不令先生知而移書彼中當道稱其文近古人抑豈友夏與不孝之所爲哉何則人之稱述可以稗我之耳鈔傳可以稗我之目若夫耳之目之而賞且嘆不能已者心也耳目可借心不可借夫好德憐才一念所以行乎數

千里之外而通乎百世之久者惟其彼我之心有同然而不能相借也寺壁六詩古心深情便是元道州豈有明眼人同時有元道州而不歡喜讚嘆者乎不孝乎生好搜剔幽隱詩文上自公卿下及畎隸凡其一言之卓然可傳而無名于世者必欲使天下後世知之而後已然此亦私心過計夫珠玉蘊藏精神見乎山川商周彝鼎雖在冢墓之中千百年後必出見于世彼仰屋著書而千秋萬歲不爲之傳者其精神原無足傳也眞可傳者神鬼天龍爲之擁護而水火

似此心胸不必身其實識已令人可欽

寄謝弟自她

兵劫不能遽關奚藉同時之人歡喜讚嘆之力也諸
作深古迫近子書先傳以文史之筆發仁孝之衷所
願從事筆研以附不朽敢煩重幣溫言乎但目前爲
先人窀穸事完積勞致病室中病者十人而八九容
稍展期以遲補拙託誕先兄轉致可也友夏三月以
明經入京所惠書幣其弟收而傳之保無浮沉薄物
脩緘及家傳遊記六種舊詩書扇奏覽旣屬聲氣名
剌原只照常況鄉治父母亦無用手揭之例乎想一
言便可相諒臨紙欽渴辭不達意

敘憐才有公好○令人欲快○敘揚詡有必至○令人欲死○序著書之必傳○令人欲自奮○捉筆處眞可泣神兒○

是何胸次

○○荅韓晉之秀才

閩固多才如足下清皎立俗何可頻得學古之人所得自不同然古人所謂學以變化氣質氣質二字亦廣亦微恐非孤狷二字可了此特可爲足下言之耳僕年力已衰又無子即吾子未必克肖中郎之書會須付君等何須相從南都覩僕之全也史懷一書至三國志而止今晉宋二書已九十葉矣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董見老曾許爲僕作序能從臾之否向不知曾相寄未今致一部三國以後史無識

只積雜字以成文非賦之謂矣

無體眞不堪讀正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廢耳所
謂賦大可觀大要賦雖以奧博爲長古人亦只將數
處創獲驚人之語散其中作丹頭種子而後以宏麗
成文勿食其末而忘其本也冊中四詩大勝書卷者
此精進之驗也奉和一詩示意而已臨紙意塞不知
所云

論作賦實獲我心其餘出口甚爽亮

此集自可橫行

○○荅袁未央

不孝之于詩文少時孟浪欲求其至年近五十而猶不悟名根牽纏可笑如此不知此道無必求其至之理今老病浸尋念志超宇宙勇邁終古求一技之至已自堪惜況必不能至乎所云隱秀軒集聽人刻之而不禁者知其不能更進而益於此也足下乃復求不孝後有此不亦多事乎漢魏唐人詩所以各成一家至今日新者以其精神變化分身應取選之不盡若佳者一選無餘則古人亦隘且死矣選詩如相人

如取其眼耳之靈而手足各體皆爲枯槁棄物可乎以明愛不孝及友夏甚深不覺視選者太高而厚望之不知視古人作者反太卑耳然此亦何足深論胡君不能爲主愧甚愧甚

不死古人自能求其可選佛菩薩之心

○○荅譚友夏

惺謹復孫女之養養而失之。未免多一事其慧處人不覺生憐死惜情不能與人共所謂別業見妄也學道人所幹何事而猶爲穢念乎楞嚴經爲法捨命病前病後披剃不記其次危者有時安滯者有時逼佛力憐念加被不敢謂苦心所致也始自作一序能動筆作序方有少分相應明年二月初約說經市中須發一往大願辦一片深心夫何難何等地位佛猶責以粗浮陋劣須看此等人所以粗浮陋劣處不愁不

如此方有實益

慙愧也至于嚴整威儀率由矩則尤不可缺夫聽人說已看之經雖覺現成省力然終不如費自己心力損自己資糧經歷艱苦尤爲受用只未聽已聽時莫作省力之想可也白文不可不細看或一家之解看之亦可服膺非敖許來相就遠韻若暫不侍母共了此段尤妙此報母功德也寒碧僧可約同來序雖寄覽然晤時亦須爲兄說一過也世事如夢來日無多遑念其它近詩二首見志明春築室非好勞也亦自爲學道養生之計耳正月初旬可來市中矣惺謹復

讀書誦經原當求眞實受用過耳之言濟得甚事
此便已爲讀書者說法矣

只應時銷去是矣若論到恩債前生便難顯氏一層

○○又

弟去歲春夏之交。欲愛幾枯。想念不作。而脾病相嬰。削弱彌甚。數十步之近。數息而後能至。一以靜勝之。久亦獲效。讀書學道。有得無得。或淺或深。俱以身心、日用喫飯睡眠處驗之。頗覺有少分受用。煩惱二字較前爲輕。弟所緝楞嚴注已有成書。名曰如說。今摘出弟所見者錄寄。然亦自二卷而止。餘俟續致也。靜思人生在世。無故而受人大毒深誚。自是前生負彼、今得酬償爲幸。若不應時銷去。留爲報復之地。是還

債而又借債也構一居爲靜攝終老之地遠遊無期
兒少壯尚可作楚遊也轉求趙凡夫書懷歸堂三字
及松竹生虛白階庭橫古今一聯幸以相寄
亦是無可奈何之語是就禪論禪也

富貴人類貴紙上之山水而忽眞山水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眞龍故持其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者價或等于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眞甚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垝垣草衣芒蹻人見其眞者如

擬古者初非眞古

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眞者細。入畫則重。眞者恒。入畫則奇。眞者近。入畫則遠。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眞。即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固鮮有眞者。皆畫之類也。子弟工其畫者。何必眞也。

欲爲畫工作贊。却深嘲嗜畫者。彼忽眞而重似者亦足嘲也。

殆有所喻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氷雪○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于無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于實○斯已難矣○況葉乎○梅至于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于葉○何者○舍葉無所爲夏梅也○予爲梅

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也乃眞附熱者也苟眞爲熱之所在雖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辭焉此詠夏梅意也

夏梅固亦貞元之候乎何必盡于熱鬧場中尋題目也

彼亦有之

忌之或以全之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敘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堰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

亦是多事

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寔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壺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以自喻

句不盡爲楓落吳江冷不妨付之深波白浪閒愛也非妬也一言足千古何用多許爲作者選者當

知之○六經不燬而怪妄之詞少減○秦火不爲無功○多勝莊老所薄爲菜傭耳○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恐誓不殺勿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于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于放

也夫其畜于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穎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于中而去還之變應于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入都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予所以放之之意也

亦是一篇放生戒殺文。

趨生遠死。獸有靈心。所爲有取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衣質而不蔽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既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于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朋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

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于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誌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予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

太易遺命爲之隱文之達于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才鬼之靈而篤如此實有深心與通非曰鬼話

明晰

爲出其與橫議別者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眞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倫之言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

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謂辨也辨生于不得已不得已生于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放之與橫原有辨其原殊也

放言只是一箇說得出未有不出于不得已者不得已又何無忌憚之有

○○黔錄小刻引

已試士于鄉而奏之　上有錄錄其文二十篇宜皆出于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凡二人主者初試于書義取其一其三副間之于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或分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三試主者于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間之前後二序又分焉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袒服不可入朝而要襋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黔試惺爲

副其錄衷舊新例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于錄者爲論表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于錄者論表又一與錄微異體經擬而未出者表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齎之義也然則錄幾乎廢與曰烏乎廢有二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序致中嫣然作態。
疎花妍窮岩淺草蔓幽澗小小點綴亦自快目。

○江夏紀事小引

子同年徐子卿精神文采照映一世才鋒面面而土木形骸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間出慈心熱腸栩栩然躍出于眉宇而戟髯電目音吐如鐘雄豁開爽破盡樊籬而執身如處女戒僧皎如氷霜蹴蹴矍矍似陶公之憂勤而風流絶世西門之柳南樓之牀超然高寄世以爲賢者不可測而子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初以進士爲上海令同年中私計爲令莫良于子卿亦莫亨于子卿然年餘以漕事被劾謫官楚之藩

幕署江夏事未幾爲眞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予卿
扁舟迎訪意氣安閒語予曰吾不稍蹶于上海終身
不知作官大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所能任彼
劾我者成我者也微子不信吾言之誠故吾以告子
予私服之畏之愧之此學道經世人也秩滿稍遷爲
水部郎以艱歸家居數年出補兵部蓋十餘年矣手
書江夏紀事萬餘言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朗伯諸
君心血焦腑文字中和盤托出楚人士受刻之其文
滄聚爲聲如太史公河渠平準二書及貨殖傳嘗謂

史遷有經世才而不得試爲吏龔黃卓魯吏治彬彬而不足于文不能自書其事若子卿者可謂兼之然皆江夏一邑事且去今十餘年矣夫古之巨公偉人有敗歷中外數十年而意滿於簽仕之一官即其作一官馳驅執掌靡事不爲而不能忘情于官之一事夫此一官一事世或以爲其人之美不必在是而心獨信之心獨信之而其他不能奪焉者不自欺也不自欺之謂誠吾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

天下事未有不從誠得所謂實心任事是也故引

中以成終始之。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在事中者耶以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莝豆餘于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灾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榷紛紛又以採木爲

名由是言之三殷雖勿災焉可也

災相梁而營建章當事者識同趙鬼況以開權爲修省末一段多少痛心採木行應有作耳

奇快

我用我法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

是是

慾不以易壽而況于詩

鍾伯敬全集卷八

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閑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鸞翔鳳翥迴旋多姿

題魯文恪詩選後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于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于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啓信明之議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鼎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

得不盡傳令人可思

選之功大

如此方是選手

深傷知己之無人

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劂剞之法。鍾文正如蘇文。隨風起瀾。多作轉折。而其煞處更有別致。如烟波萬丈。大有可玩。

虎豹以在山生懼

作文者所宜知

再題魯文恪詩選後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即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于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

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今又能有幾人乎。

令人欲惜墨如金。

不僅打油釘鉸爲一時之計。即字字不經鍤鍊。恐猶是千古貽笑。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絶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眞草惟意筆筆出于鍾王又特妙于書自云從王中丞學之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簸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徵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于袁

廣文小修齋中問予姓字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于石作眞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于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形也。蓋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

供奉不死矣。乃猶示幻耶。當亦非庸人可託。

富人未多解此

可快語

迴波千態出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于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蓋地史之董狐

如此富人今何可得

可以噴飯

也。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夭矯如龍。層翻如浪。心思筆力。度越尋常。

節可以知之是題跋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令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致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書朐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泯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

吟調笑之間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學之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奔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欝

鬱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盡府無裡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大不類于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鉤指廻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荊公禪

簡則曰余熟視其手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于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于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嵇叔夜詩與侄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

行已之意不必當于人與事與物亦泛而不切

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山谷人品學問。俱有所得。故其落筆自不涉文人鬬巧誇多境地。得先生一指點。畫龍可飛。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慧力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于陶謝二公何居吾亦

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便是觀近臣于其所爲主義意竊恐寥寥斯社無
可結侶矣

所宜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觥船騰錯。雜沓囂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眞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不欲戰。淝水之役。安石以圍棋睹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宇。

去喧囂爲矜莊。猶爲酒困。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
入九軍之氣○即百船一石唼○○○

尙鐘詣君未可云趣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于醒者知之至于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于醒者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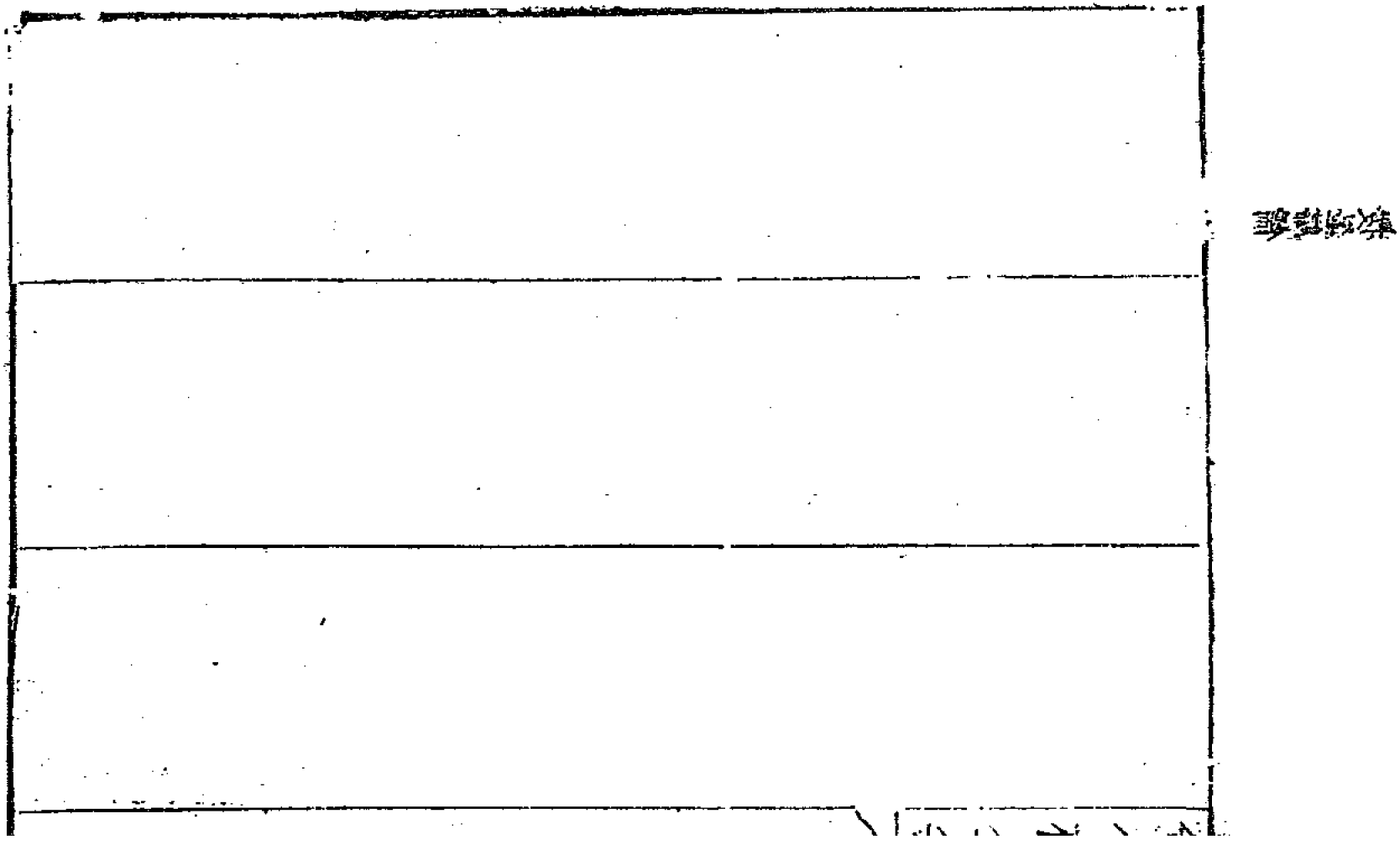
盃杓之間那可以一酪酊消之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予無蕉葉量未嘗作敗興之俗物然亦未敢爲沉湎者許也願以此爲酒國三章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狥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剡心捐軀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與前代衆唐之主不同

妙有提醒醒許多不仁不義之人至談及仁宗處冷處箴砭諫迎佛骨猶輸其伐微



○○家書跋

庚申秋冬予在白門病困口不能言與食足不能行身不能眠而獨能持筆作書作書則反不知病其誰使之五弟快曰兄盍以書爲藥耳因念漢元帝命王褒等以文字爲東宮娛病不爲無故病起反不能作所謂病愈藥止也予所書凡十小幅時舉家憂惶五弟素好作書內人吳氏喜書蘭皆久不言筆墨矣予病起時一作蘭十種一作山水十種益之吾聞再生者舉酒相賀斯又以書爲酒也欲裝一冊志痛定之

思忽忽失去天啓辛酉冬予遷閩督學暫歸理裝得之敗篋中絹墨不屬如數百年物裱而存之以授侄昭夏壬戌三月初到家再出展視題此

却病當酒可想文人之致

○自跋茶訊詩卷

吳門買茶之使在予已成歲事人笑其迂不知其意不在茶也予與元嘆吳楚風烟淼然天末以顧渚一片香爲鴻魚之路往反間書可必得如潮信之不爽中間或元嘆寄詩而予未及答或予寄而元嘆未答今茲乙丑歲之使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有詩奉寄因彙前後兩年之作書之一卷題曰茶訊詩未和者補之歲久積之成帙亦交情中一段佳

知先生不以草木之滋勞人